



叫你一声『宝贝』，你敢答应吗？

□徐琼

年前的事了。

和表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逛街，途经一家服装店，正犹豫要不要进去看，店主一声招呼，把我们给呼进去了。店主是个普通的宁波大妈，店铺的风格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这一声招呼很不一样：“宝贝，进来看看呐！”

进店后，店主更是言必呼“宝贝”。“大宝贝，看看这件”“小宝贝，试试这件”……总之，“大宝贝”“小宝贝”“自家宝贝”都是“宝贝”，在“我”心里，你们都是一样一样的。

套路是明确的，路径是清晰的，为了配合我俩的年龄和职业特点，十几分钟内，她女儿的人设已经从一个快毕业的女大学生变成已经工作十余年的小白领。效果也是显著的，出门的时候，我和表妹各拎一件可有可无的衣服。就像《西游记》里紫金红葫芦，叫一声“宝贝”——收了，再帖一道太上老君的符——化了。如此浩荡的大爱面前，我们怎么好意思不贡献点什么呢——虽然我妈和舅妈从来不喊我们“宝贝”。

宁波的小生意人招呼女性顾客时习惯在称谓后面加个“人”字，老年女性称“阿姨人”，中年女性“阿姐人”，年轻女性“阿妹人”，说到底都旨在让顾客产生“一家亲”的代入感，从而引发信赖感和购物欲。“宝贝”算不算“阿妹人”的升级版？淘宝店家称顾客为“亲”，大概也有类似的考虑，“宝贝”算不算“亲”的线下版？

前几年流行“美女”“帅哥”的大众称呼，这种称呼不辨美丑，只具性别区分功能，不管在工作领域，还是在生活场合，大家都这么叫着，也这么应着。一天，和一个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国际友人一起吃饭，国际友人愤愤不平地表示，最不能忍受中国男人在工作的时候称她为“美女”——难道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如此物化女性，你们怎么能忍受？在场的中国女性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当下，“美女”“帅哥”的叫法貌似有减少的趋势，不知是否与“反物化”有关？

外婆住院了。护士进进出出忙个不停，觉得称“护士”不够礼貌，我妈特意加上了“小姐”二字。等老太太稳定下来后，护工阿姨开始教导我们：你们怎么可以叫护士为“护士小姐”呢？当然要叫“老师”。哦，没错！我们赶紧改口。“老师”大概是现下适用面最广的称呼了，三百六十行，隔行如隔山，工作范畴内，称“老师”以表示对对方在专业领域的尊重，很好，也很应该。

“老师”是个好称呼，但有那么一次，我还是感觉到了怪异。大概是三个月前，去一家音乐餐吧吃饭，刚进门，服务生就招呼道：“文老师两位，里面请！”定座人是一位在机关工作的职员，常被人称作“老师”，不过我心里还是暗忖了：“定个餐还自称老师，矫情！”过了一会，表演开始，主持人开始串词儿——“这边的老师”“那边的老师”“30号桌过生日的老师”“40号桌穿红衣服的老师”——原来这家餐厅称所有的顾客为“老师”。倒也是尊称，只是这楼上楼下、大厅卡座满满当当的“老师”，会不会让人产生教工餐厅的错觉？“老师”的职责是不是最后要通过大众点评的APP来完成？

其实，怎么称呼都是没一定的，让人听了心里舒服、感受到被尊敬、被认同或者被喜爱的都是好称呼，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前几日，在街上，一对老年夫妇朝我的方向走来，问道：“老师傅，银行怎么走？”我环顾左右，并无他人，我是“老师傅”无疑了。我一致力于装嫩的“中年少女”，哪会爱听人叫“老师傅”，可是对他们那个年龄层的人来说这无疑尊称，于是欣欣然指路。

就像一块敲门砖，一个合适的称呼，能带给对方尊重和愉悦，同时也带给自己方便和欢喜。但是，下次要再有人叫我“宝贝”，我一定不敢答应，因为，春天已经来了，可我那件可有可无的厚衣服都还没有机会穿呢。

理想和现实的距离

□严凯捷

总第6464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essay@cmb.com.cn

总说着嫁人就嫁普京样的闺蜜，终于也要出嫁了，三个月解决了三年前的偶遇。世上没有不情深似海的男女，只要相互甘之如饴，便就相互柔情似水了。帅得360度无死角的马克龙，在一个男人最好的年龄里，娶了比自己大24岁的老师。人间浪漫的真爱真的是有的，只是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已。

现实生活里的我，曾经也是有人生大目标的，那就是生活在一座有炊烟却没有冬天的海岛。老公说我没见识过台风最凶悍的样子，就不懂住在海边的苦。我的美好梦想就被扼杀在了襁褓之中。我只好私底下渴望了一下大海的无边和深远。于是，在城和乡之间，我选择了乡居。这是一种看透，一种包容，一种承受。你们不懂我，没有关系。我只是把日子过成了我想要的样子。

一放假，R去泰国，Z去越南，死党们总是把日子过得慷慨激昂，而我已经丧失周游列国的激情。世界很大，我并不想去看。把每一个日子过得像节日，是死党们的目标，更映衬得我遗世独立。在我居住地的前面是一大片田野。有空的时候，我就是在其间散散步。但在有些人前面，我还是会大言不惭：我左手诗书右手美食，我左侧帅富高，右侧高富帅。

我知道应该听听舒伯特，练练瑜伽，学学插花，穿着及膝的一步裙，脚踩10厘米高跟鞋，精致的妆颜在人前顾盼生辉眉目传情。现实生活里的我，听的是《狸猫换太子》，且百听不厌。老公说他听得头大了。我只好把音量开小一点。我把人家练瑜伽的时间都用来打扫偌大的家了。老公说房子为你服务，还是你为房子服务？一句话抹杀我所有的辛苦。

但日子照老样子循环一成不变。结婚那么多年，老公没有给我过过一个生日，但是他手机的屏保密码却是我的生日。他还说，过不过生日有什么关系，至少我在你身边。我喊他：傻蛋，快过来！但他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上楼去了。无视才是最大的蔑视！我一下很光火。等我上楼时，他已经在被窝里了。我掀了他的被窝大声嚷：我现在知道了，在你心目中，我一点儿也不重要了。他瞪着我说：在我看来，每天接送你上下班是重要的，每天烧饭给你吃是重要的……我无语凝噎。文明的冲突和平解决了吗？我好像没发挥我的水平，他一点儿都没有生气，我也没怎么生气呢。这个世界没什么是不可以被原谅的。

很多时候，我认为自己越活越觉得自己没明白。只有桌上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很应景地告诉我，现实总不能和自己的野心相匹配。我矫情也好，任性也罢，反正改变不了谁。所有的问题并不都有答案，我只能一路走到天地相接的地方，那里霞光铺满……